



洪水村晨雾缭绕，绿色怀抱中的金字形茅草屋犹如世外桃源

惊世
洪水村

深处霸王岭密林中的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早在 77 年前已为国际学者所关注。悬崖峭壁、山海云雾，自然天险成为这里内外交流的障碍，但同时也使这里的原始生态风貌得到相对完好的保存——

最后的草屋部落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高 虹 特约记者 曾高文 图 /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两边是悬崖与峭壁，前方是一个弯度接着一个弯度，根本不知道路的尽头在哪里？

就在我颠簸得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金字形茅草屋突然闯入视线。金黄的屋顶，像麦片浮在绿色大碗里，若隐若现。远处红水河缠绕着黛色青山，一块块稻田阡陌交错，好一个“世外桃源”——洪水村到了！

天险自然“小西藏”

从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城石碌向霸王岭方向车行约 1 个多小时，便到了著名的王下乡。417 平方公里的王下乡恰好在雅加大岭和黎母岭群山环抱中，森林繁茂，河流纵横，素有“海南小西藏”之称。

王下乡虽地处偏远山野，77 年前却已为国际学者所关注。1931 年和 1932 年，《海南岛的黎族》作者、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曾先后两次到海南黎族地区，徒步做专业性极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1932 年 8 月 3 日，史图博由儋县进入昌江，从牙营、鸡心、乌烈、七差、重合一直走到王下乡，前后 13 天。史图博说，他第二次调查所选择的线路，是过去欧洲人所未尝试过的。而在史图博之前，连中国和日本的专家也未到过王下乡。因而，他的著作《海南岛的黎族》也被海外学者认为是研究海南岛黎族的权威性著作。

1999 年 8 月，海南大学的周伟民和唐玲玲教授曾对王下乡进行为期 17 天的田野调查。周伟民教授回忆，深山阻隔了王下与山外的世界，山里的瘴气很重，很多人进村患了疟疾，得翻越好几座大山背去霸王岭医院，当时的病人要以体重论斤来付给村民“脚费”。

洪水村就在“海南小西藏”的山海云雾里。从王下乡政府所在地去洪水村只有一条山道，崎岖的山路盘绕环转、碎石突兀，稍有不慎，车子就可能跌落灌木丛掩盖下的悬崖。仅仅 12 公里的路，却要走上近一个小时。洪水村委会副主任林庆说，洪水山迢水远，进出艰难，从县城石碌到王下乡的班车一天只发一次，村里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村。

自然天险阻拦了人们闯入王下，同时也使这里的原始生态风貌得以完好保存，这难道不是造物主冥冥之中的一种刻意安排？

百年村寨百岁老人

其实，洪水村真正的名字叫红水村，它源于村前一条从大山那边汨汨而来的红水河。

每当雨天或山洪来时，碧绿如洗的红水河就呈现红褐色。红色的河水其实并不黏手，也无杂质，人饮用，身体却无碍。傍河而居的村寨，被唤作红水村。后来，有关部门登记时误把“红水”记作“洪水”，“洪水村”便沿用至今。

洪水村委会，下辖俄力、南力、南方、桐才 4 个自然村，有 138 户人家 688 人。洪水村现有的 150 间金字形茅草屋，约有八九十间集中在俄力村。生性活泼的黎族山民养成迁移居住的习惯。村民林庆说，他家的茅草屋是整个村寨最古老、最完整的，在这里已繁衍生息了好几代人。

林庆的祖母韩眉头是村寨里最年长的人，现已 104 岁。老人十多岁就从附近嫁到俄力，一生育有 9 个子女。如今，老人患白内障双目失明已 30 余年，虽行动不便，但耳聪目明，说起话来思维非常清晰。

老人的面部和手脚，都保留着黎族特有的纹身图案。青黛色的线条和圆点，组合成黎族杞系方言村寨特有的标志符号。老人说，这是 10 岁时娘家姐妹给她画上的。娘家姐妹先是用带刺的藤在她身上画出图案，再沿着图案将色水注入皮肉，纹身后她全身肿痛了数天，不能吃饭也不能说话。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副会长王海昌认为，从百岁老人可以推断洪水村已有上百年历史，并极可能是从五指山腹地迁移过来的。

文化标本随手可拾

在洪水村，展示的其实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书。

黎族茅草屋主要是干栏式建筑，形似覆舟，故称船形屋。后来，干栏式建筑有所变化，从高架式船形屋变为落地式船形屋，从船形变为金字形，又从金字形泥墙土变为金字形木板墙板房。金字形茅草屋为人字顶或金字顶，已是黎族住宅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以树干作为支架，竹干编墙，糊稻草泥抹墙，房顶再戴一顶编织细密的“草帽子”，能保证雨水顺流直下。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符策超曾到过洪水村。他认为，洪水村的金字形茅草屋既保留古代黎族住宅的营造技艺，又融合了汉族传统的建筑艺术，是迄今海南保存最完整的金字形茅草屋部落，堪称黎族文化的活化石。

随便走进村里哪一家，一眼就能看见墙角门前散落的牛皮凳、藤条凳，样式简约古朴，却散发着典雅的艺术个性。村里会做牛皮凳的老人介绍，先将木片和藤条扎出圆凳的造型，用火烤成漂亮的古铜色，再将事先晒干的黄牛皮或水牛皮覆在圆凳



来自香港的导演王永森和他的搭档在拍摄村里黎族村民们的日常生活。

上，一张实用又好看的牛皮凳便“出炉”了。牛皮凳除了当作坐具外，还有另外两种功能——娱乐时作皮鼓，祭祀时充作祭鼓。

洪水村至今仍留有黎族文化的许多元素，诸如祭祀活动、民歌、民间文学、乐器、织锦、纹面、黎药等。符策超赞叹，“在黎族文化天天流逝的今日，这简直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

乡规民约自然淳朴

“山养我，我养山。”黎族人敬畏自然、崇拜祖先，由此衍生的乡规民约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周伟民和唐玲玲教授在作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村民在山兰稻和苞谷收获之后，要间隔十年才复种。他们第二年会另外择山坡去种植山兰。他们曾问当地村民，“接着在此地耕种岂不省事？”村民答曰，“大山养活我们，我们也要对得起大山。”

上山时，村民若一时口渴、肚饿，摘取了路边别人家的果实充饥。吃罢，村民会顺手摘取两片树叶，一片垫地，将果皮、果壳放在叶片上，上面再覆一片叶子，用小石子压好，放在果园里。周伟民教授说，他们用这种方法告诉果园主人，自己是不得已而谋食了别人的果实。这说明在黎家人的处事原则中，大家都心灵坦荡，和谐相处。

其实，黎家人的这种心理积淀由来已久。相传，旧时打猎，猎获物总是人见一份。现在，洪水村仍保留着黎家千百年形成的规矩：哪家村民盖茅草屋，全村人都义务出劳力，合力将屋子盖好，茅草屋盖好后，主人会宰猪办酒席请全村人喝喜酒。

海南日报记者进村采访的第二天，恰逢从洪水至王下的乡村公路由村里向外开工。才清早七点半，海南日报记者走家入户为村民拍全家福，却几乎家家吃了个闭门羹，原来劳动力都义务修路去了。大家顶着烈日，挖路基、运石块、浇水泥，正忙得不亦乐乎！

走出茅草屋的年轻人

路修通了。居住在茅草屋的年轻人，更渴望走出大山，去找寻一种先祖不曾想过的生活。

“洪水村 600 多人口里，光棍汉就有 50 多个。”村支书韩志民苦笑的说。这几年，村寨里的姑娘一拨接一拨到外面去打工，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男人们则要看护自家的橡胶林、花梨树，他们和村寨里的老人一起坚守着自己的家园。

海南日报记者到访时，20 岁的石碌姑娘汤荣荣，正在家逗着 5 个月大的女儿玩耍。汤荣荣和丈夫是昌江一所中学的校友，初中毕业后丈夫考上了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汤荣荣则到海口打工。丈夫在即将毕业时不得已放弃了学业，陪汤荣荣回洪水村生孩子。

从城镇来到茅草屋，汤荣荣有了新的感受：“这里当然不能和石碌或是海口比，但却非常清静，等孩子大一点，我们还是想再走出大山，到海口去打工。”眼眸里，闪过属于她那个年纪的憧憬。

两年前，洪水村村民并没有觉得茅草屋有什么好。不过现在，不断有专家和游客走进村寨探寻文化标本，政府也开始为洪水村修筑接连王下乡政府所在地的公路。

这一切，让村民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所拥有的，竟是那么宝贵。